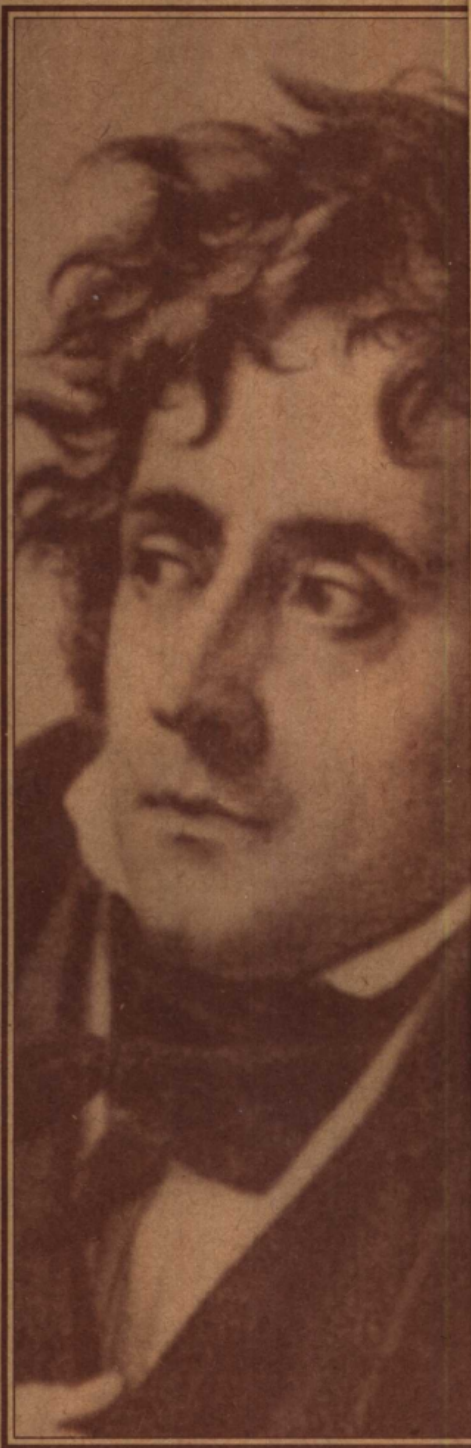


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

# 夏多布里昂精选集

山东文艺出版社



许 钧 编选

# 夏多布里昂精选集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夏多布里昂精选集/ (法) 夏多布里昂 (Chateaubriand, d, F. R.) 著; 许钧编选. —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0. 11

(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柳鸣九主编)

ISBN 7-5329-1720-7

I. 夏… II. ①夏… ②许… III. 文学-作品集-法国-近代 IV. I565.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67749 号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8.625 印张 6 插页 661 千字

2000 年 1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定价 35.80 元

## 出版说明

外国文学的译介进行到一定阶段，精选集的出版便成为迫切的社会需要。精选集是社会文化积累的最佳而又最简便有效的一种形式。为了同时满足阅读欣赏、文化教育以至学术研究等广泛的社会需要，为了便于广大读者全面收集与珍藏外国文学名家名著，本社隆重推出“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

每卷以一位著名作家为对象，务求展示该作家的文学精华，成为该作家的一个全貌缩影。

书系以“名家、名著、名译、名编选”为目标，分批出版。

对译者、编选者以及有关出版社的合作与支持，我们表示深切的谢意。

## 编者序

# 走近夏多布里昂的世界

许 钧

经历了大革命的洗礼之后，进入十九世纪的法兰西却依旧笼罩在一片阴霾之下。共和与帝制你方唱罢我登场，革命与反革命，复辟与反复辟，侵略与反侵略的各派势力持续地进行着针锋相对的较量和斗争。政治上的动荡不定引起了阶级关系的空前紧张，但社会基础的飘摇也使当局放松了对人们思想的钳制。人们开始反思革命，“反思暴政和恐怖的现实”，他们期待一种精神上的超脱，极力想把目光投向纤尘不染的大自然，投向美洲、东方这些遥远的异域。

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法国文人中有不少是天生的政治家，他们有着如火的激情，大革命和十九世纪动荡的社会背景为他们造就了实现理想、宣泄激情的舞台。他们又都是天生的思想家，在对革命的反思中不仅进行意旨深邃的历史考察，还在著作中借用一些词义精深、艰涩玄奥的词汇，加上新奇的修辞、生僻的用典，给他们的思想饰上了一道深不可测的光环。作为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的先驱，夏多布里昂就是一个集政治家、思想家于一身的典型形象。他以《阿达拉》、《勒内》这两本“轰动一时”的奇书和斯塔尔夫夫人一起掀开了浪漫主义的序幕，更以他形式多样的宏丰的创作，成为法国文学史上一座

重要的里程碑，为后世作家留下了一笔不可抹灭的精神财富。

---

1768年，夏多布里昂出生于圣马洛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父亲在生意场上的成功使得家道得以复兴，他在贡堡购下一块地产，在这里，小夏多布里昂度过了他并不十分愉快但对他影响久远的童年。由于是幼子，他失去了财产的继承权，他只有在和他最亲密的姐姐吕西尔的情投意合中，才感受到快乐和生活的勇气。孤独的他喜欢在林中漫步遐想，忧郁早早地成为他一生的伴侣。

中学毕业后，夏多布里昂面临着人生的重大抉择。他不堪教会里的清苦生活，也无意做一个普通的海军军官，他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职业与未来，以施展郁于心中亟待进发的爱情与抱负。

波兰的流亡诗人维托德·贡布罗维茨说过，漂流是生命之程真正的开始，这就像婴儿带着唯一属于自己的第一声柔弱的哭喊从安适、温暖的母亲子宫中得到流放一样。夏多布里昂首先选择的是旅行。1791年4月8日，他从圣马洛出发，乘上了去美洲的客轮。这时的法国由于遭受大革命的洗礼正千疮百孔，夏多布里昂感到了他这一代人命运的沉重，但他还是奔赴美洲，准备在那里实现自己的梦想和憧憬。但是现实拂逆了年轻人的期望，他在巴尔的摩登岸，经纽约去了费城和哈得孙河谷，旅行是短暂而有限的，他没能见到密西西比河的壮美景色和心目中的英雄华盛顿将军。但夏多布里昂的想像力却因为受到异域风光的强烈触动而得到极大程度的丰富，他的心中萌生了《阿达拉》、《纳切家族》和《美洲游记》的雏形。

经历了这次期待已久的旅行后，他回到法国。在这里，另一种旅行——侨居和流放——正等待着他。他先是加入了勤王军，在短暂的军旅生涯中，他负了伤。他只得再度离开法国，先后侨居于布鲁塞尔、泽西岛、伦敦和英国的外省，1792年到1800年这八年中，他一直过的是默默无闻的生活。漂泊的阵痛给了他创作上无限的动力，他开始转向他新的职业——写作。

1797年，他的第一部作品《论革命》问世，崭露头角。他旁征博引，探讨革命的缘故，在寻求古代革命与法国革命的联系时，对基督教走向毁灭提出了质问：“将由什么教来取代基督教？”1800年5月，经过封塔纳等人的斡旋，他回到法国，重新踏上了这块正由他倾慕的英雄拿破仑·波拿巴统治的国土。经过1801年试验性气球《阿达拉》的成功放飞，他在次年（1802年）发表了《基督教真谛》。这部书迎合了拿破仑恢复天主教的政策，同时也抓住了大众在动乱后寻求心灵寄托的心理，引起了巨大反响。这本书的成功也为夏多布里昂向作家兼政治家角色的转变起到了推动作用。夏多布里昂仿佛要一手紧握笔杆，一手高擎宝剑，屹立在法兰西大地的上空……

然而，夏多布里昂很快发现自己和拿破仑在许多问题上的见解其实是方枘圆凿的。在一位公爵遭到枪决后，他辞去驻罗马使馆一等秘书的职务以示抗议。1806年，他再次离开法国，开始了近东之旅。这次旅行者角色的重温又给他带来很多创作上的灵感。他回国后先后发表了《殉教者》（1809）、《从巴黎到耶路撒冷纪行》（1811）和《阿邦赛拉琪末代王孙的艳遇》（1826）。1811年他被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但是没有得到皇帝拿破仑的承认。初涉政坛的挫折并未削减他仕途上的雄心，波旁王朝复辟之际，他及时地献上一本小册子《论波拿巴和波

旁王室》(1814)，作为向波旁王朝的觐见之礼，也为自己的重整旗鼓创造了条件。从此，夏多布里昂在政坛上平步青云，他历任内阁大臣，驻柏林和伦敦的大使、外交大臣，并重新被委任为驻罗马的外交官；他代表法国参加了维罗纳会议，并一手促成了对西班牙的战争。尽管他拥有了高官显职，在政治舞台上显尽了风流，但从本质上讲，他仍然不是一个无条件服从王权的奴仆和趋炎附势的臣子，他是一个具有反抗精神的斗士，对官场的尔虞我诈，他开始感到了厌恶。他在《观察家》和《辩论》等杂志上发表论战性文章，立场鲜明地抨击路易·菲力浦。路易·菲力浦持的中间路线政策与他那气魄宏大、毫不妥协的感情自然是格格不入的。1830年的七月革命最终摧毁了波旁王朝的统治，但业已年迈的夏多布里昂也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经历了旅行者的好奇与探险、政治家的热情与冲动，他需要重归书斋，在静谧中重拾自我。

尼采说过，人生有三变，一是骆驼阶段，处于坚忍的苦学苦修之中，异常艰辛。二是狮子阶段，勇猛拼搏，建立“事功”。三是婴儿阶段，扬弃一切破坏的冲动，泯灭一切旧的恩仇，回到天真浪漫的时代，绽开无邪的微笑，从容地面对时日，安静而和谐，同时也在创造。夏多布里昂的青年时代是清苦而漂泊不定的，旅行给了他无穷的乐趣，也使他感受到生活的艰辛。美洲的风土人情使他忘却了尘世的纷扰；在古希腊、古罗马的遗迹面前，他嗟叹着时光的无情，惊讶于古人的伟大。在这段旅行的日子里，夏多布里昂形成了自己的思想和人生观。后来，在政治生涯和创作生涯中，他一直极力要出人头地，企图用笔完成拿破仑用剑未竟的事业。他历经坎坷，仍百折不回，他用激情换取了荣誉和地位。几十年的倥偬生涯过去了，他重新渴望内敛的生活，他再度提起笔来，要完成他那早



已着手的《墓外回忆录》。他终于可以对其漫长的一生做一番回溯，将那些散落的经历一点点串联起来，去再现现实与梦想、回忆与预言、拒绝和情感。夏多布里昂把自己的一生分成旅行、写作与从政三个阶段。他在遗嘱中这样说道：“在我连续的三个生涯里，我始终为自己制订着一项重大的任务。旅行时，我渴望探求极地的未知世界；写作时，我尝试着在废墟上重塑基督教的辉煌；从政时，我则尽力想给予人民真正的君主制度。”这也是他自己一生所求的写照。《墓外回忆录》的“墓外”就意味着“彼世”，在远离喧嚣后，夏多布里昂已经无欲无求，他仿佛已经超越了人生的普通境界，在彼世中遥望人间，回顾自己的一生，为自己写传。1848年7月4日，在镇压六月起义的枪炮声沉寂下来后，缠绵病榻的他走完了他的人生旅程。在他的葬礼上，人们以他《墓外回忆录》里的这段遗言作为开场白：“我的窗子开着，朝西对着外国使团的花园，现在是早晨六点钟，我看见苍白的、显得很大的月亮；它正俯身向着残老军人院的尖顶，那尖顶在东方初现的金色阳光中隐约可见：仿佛旧世界正在结束，新世界正在开始，我看得见晨曦的反光，然而我看不见太阳升起了。我还能做的只是在我的墓坑旁坐下，然后勇敢地下去，手持带耶稣像的十字架，走向永恒。”

## 二

夏多布里昂的一生是传奇而曲折的一生，很少会有人像他这样，将如此多的角色成功地集于一身。即便仅仅从作家的角度对其进行考察，他在法国文学史上也是许多后辈作家难以望及项背的巨擘。

夏多布里昂出生于布列塔尼，这是一个海与森林的省份，远离繁华喧嚣的巴黎；皮埃尔·洛蒂把它形容成一个“凄凉的地方，覆盖着金黄色的平原，长满了玫瑰色的欧石南，风和雾轻浮在花岗石的峭壁上”。布列塔尼人是个特殊的民族，他们长期漂流受苦，但眼前那一望无际的蓝色大海，使他们的想像力不会仅限于狭窄的现实，他们渴望自由，热爱旅行，正是布列塔尼人卡蒂埃发现了大洋彼岸的加拿大，并把法兰西的文明传播到那里。夏多布里昂渴望去美洲探险，莫非就是冥冥中对祖先行迹的寻根？旅行对于夏多布里昂的创作是极为重要的一个素材，他要么直接描写绮丽独特的异乡风光，要么以之为背景来安插他的凄婉故事。

布列塔尼流传着各种各样的怪诞故事，例如骑士、僧侣、朝觐者的所见所闻，尤其还有那些以死亡为主题的故事。夏多布里昂从小就听乳母讲过不少类似的故事，这些故事深深根植于他那弱小、孤独的心灵，定下了他后来文学创作的基调。

童年的体验不仅会对一个人的整个人生定下基调，还会规范他以后的发展方向。一个人一生的选择都要受到他童年时“基本选择”（萨特语）的影响。夏多布里昂的童年是抑郁而孤独的。父亲的冷漠和无情，母亲的怯懦和逆来顺受，使他只有在姐姐吕西尔的关怀中寻找快乐和温情。夏多布里昂年幼时功课很少，与顽童玩耍散步之余，他就和吕西尔呆在一起。吕西尔异常敏感，甚至有些神经质，她对于宗教有着狭隘的观念，常常喜欢幻想。在吕西尔的影响下，夏多布里昂在散步时常常会思考生活和人生的意义，对于死亡和前途也有了模糊的想法。

夏多布里昂成长的年代正是一个理性受到严重挑战的年代。卢梭在其杰作《论人类不平等起源的基础》一书中，将文

明和科学痛斥为戕灭人性的机器，认为文明的进步是社会和个人一切恶行的根源，主张人类应回到野蛮人的和动物般的自然状态中。在他看来，没有农业、工业、语言和教育，没有野心、贪婪、嫉妒和战争，人的情感是完全自由的。夏多布里昂也幻想着一个荒僻的所在，幽静宁谧，没有尘世的纷扰。于是他在旅行中描绘美洲的森林，密西西比河岸，罗马的乡野，那不勒斯，浩瀚的大西洋，巴勒斯坦和西班牙，描写里有着贝纳丹·德·圣皮埃尔影响的痕迹。各地的美丽风光不仅得到了再现，而且在他这位写景圣手的笔下变得更美。但对于夏多布里昂来说，自然更像是一个避风的港湾，他向自然质问，让自己的痛苦在自然中融解，此外，自然还给了他关于人类文化和社会的多种启示。

在《基督教真谛》的“哥特式教堂”一节中，夏多布里昂说道：“有人认为哥特艺术……是由早期东方基督教徒传给我们的；但是我们更喜欢将其起源系于自然。”虽然夏多布里昂这段话里含有随意和武断的一面，是对文献与资料不加掩饰的轻蔑，但这正是浪漫主义的特征：夏多布里昂以直觉唤醒了沉睡已久的正确认识。自然使他们认识到，“森林是最初的神庙，是一切宗教建筑的原型”。自十六世纪以来遭受才子们否定和嘲笑的哥特式建筑同希腊建筑一样，也是受自然界启发的。

在理性泛滥、僵化的时代，崇尚自然是时常涌动在人们心灵深处的一种愿望，也是内心的一种需要。面对大自然并与大自然达到心灵上的沟通与交流，才会使人获得身心的彻底自由。

与回归自然相对应，归依人类的童年——古希腊、罗马社会，也是西方哲人诗人的一种普遍的美学向往和心灵憧憬。人类的童年世界是一个被美化的、美好的、完善的社会，一个充

满诗意、激情澎湃、蓬勃向上的社会。古希腊、罗马社会代表了人类社会存在的本真状态和理想境界，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就仿佛是一片绿洲。对于夏多布里昂来说，古希腊、罗马社会不仅仅意味着荷马、维吉尔、西塞罗和塔索，它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氛围，一种使他感受到纯朴和美好气息的氛围，当他对现实愤懑不平时，他就可以在这种氛围中寻求解脱，在昔日灿烂的阳光下感觉真实与完美。于是，夏多布里昂迷恋于引经据典，他的论证始终带有古时雄辩家、演说家的风范，他在论及是非时也常常会以古人的行为作为参考的规范与标准。

夏多布里昂创作的风格同样也受到一些近代作家的影响，他视古典主义的帕斯卡尔、博絮埃和伏尔泰为主臬，直接的熏陶则来自卢梭和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但夏多布里昂不是个单纯的模仿者，他是一个集大成者：他既是画家，激发起我们对各种风景的想像；又是诗人，表现自己内心悸动的轨迹；他更是演讲家，大量运用比喻和隐喻，来阐发自己长久积蕴于心的思想。他那一系列动人的作品正是他内心世界和人生轨迹生动而真实的写照。

### 三

夏多布里昂一生创作宏丰，但体裁多样，有小说、回忆录、传记、游记、论著、散文、随笔等。这次，我们邀请国内译界的名家和新秀从他近三十卷的著作中，选译了他的一些富有代表性的精品，分为小说、论著、文论、游记和回忆录五个部分，汇编成集。

夏多布里昂最具代表性同时也产生了最有轰动效应的作品是《阿达拉》和《勒内》。这两部作品尽管背景和内容迥异，

但都反映了感情与理智的尖锐冲突。无论是阿达拉为了忠于母亲的誓言，宁死也不背叛天主而拒绝沙克达斯的爱情，还是勒内为了逃避姐姐“罪恶的激情”远遁北美，不可企及的爱情最终都要以死亡作为代价。这意味着只有退隐避世，投身于忧郁和孤独之中，才能忘却人寰的纷嚣，继续生存下去；只有在孤独中，才能进行深刻而强烈的内省。个体生命与外部世界暂时中断联系的这段时刻，生命个体和生命意义的问题才会得到潜心的考虑，人才能获得自由。

夏多布里昂笔下的勒内有其自身的影子。他出身于一个没落贵族的家庭，母亲死后与姐姐相依为命，由于不是长子，被剥夺了一切财产继承权，便只得与姐姐一道寄住在亲戚家。姐姐本是勒内唯一的依靠，但她却万分不幸地爱上了他。他只好远走他乡，与孤独为伴。但异域的生活也完全不是他的理想，他感叹道：“唉！我孤零零，孤零零地活在人间！对于生活我复又感到恶心，而且比以前更厉害。”甚而觉得“在社会里每一个小时都打开了一个坟墓”。

勒内的忧郁和孤独正是所谓的“世纪病”症状，而勒内本人便是一个“畸零人”的典型形象。在大革命狂热的激情中，昔日的王孙贵族失去了优裕的处境，资产阶级新贵的掌权不仅使他们忿然，也使他们茫然。希望一个又一个地破灭，生活是这般的艰难，他们只得“伫立在桥上，观看日落西沉，并且想，在那许多屋顶底下……没有一个知心人”。为了重寻旧梦，他们尝试着去新大陆碰碰运气，然而现实再度给他们严酷的打击，“世纪儿”最后痛苦地说道：“我一切都尝试过，但带给我的只是不幸。”

缪塞在他《世纪儿的忏悔》一书中塑造过一位“世纪病”患者的形象。主人公奥克达夫由于不堪理性的压抑而彷徨失

措，但夏多布里昂笔下的“畸零者”却是因痛感理性的失落而陷入孤寂绝望。由于人生信仰的失却，他们对万物存在的意义都产生了怀疑，这种空虚感不是个别人的偶然情愫，而是一类人的共同感受，有着时代的印记，“这种内容是大革命在人的头脑中造成的一种精神状态的反映”。

为了重新拾掇起理性，寻找精神归宿，夏多布里昂大力倡导人们对基督教的回归。如果说他在《论革命》中发出“将由什么教来取代基督教”的质问是他在寻觅精神家园时内心茫然而绝望的呐喊的话，那么《基督教真谛》的问世，则标志着他对基督教这一精神家园的彻底回归。他试图以这部洋洋百万言的巨著来“证明，在以往存在过的一切宗教中，基督教是最富有诗意的，最人道的，最有利于自由、艺术和文学的”。全书共分四部分，分别为《教理与教义》、《基督教诗学》、《美术与文学》和《信仰》。这部巨著体现了作者在精神与艺术上的双重追求：在精神上，他力图要证明基督教是人类文明的归宿和精神家园，而在艺术上，则以自我感情的恣意抒发，语言的艳丽奔放，想像的独特神奇，开创了浪漫主义的先河。

夏多布里昂对于上帝存在的问题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只要证明“语言是被传授给人类的，人类不能自我创造语言”，上帝存在的问题便可迎刃而解。此外，上帝的圣迹还可以通过身边的点滴小事得到感悟。鸟类懂得筑巢的艺术，并且会啄下自己肚子上的羽毛，来为孩子预备一个舒适的摇篮，这在夏多布里昂看来，便是上帝的圣迹之一。他认为，上帝是想让人们通过这种景观回想到他，感受到他的神圣和无限睿智，并对他的大慈大悲坚信不移，因为他“对用一个小钱就可以买到一对的鸟儿都是这样的关心和体贴”。

夏多布里昂对宗教的这种近乎偏执的笃信根源于孩提时代

的宗教生活；家乡小教堂里的圣母像给了他无限的温暖和慈爱。但他真正成为教徒还是在先后失去母亲和亲爱的姐姐吕西尔以后。接踵而来的不幸给了他巨大的震动，他顿时决定归附教门。他写道：“我承认，我决非向超自然的巨大的启示屈服；我的信念发自内心；我哭了，我就信了。”

无论夏多布里昂高举基督教大旗的诚心究竟有多少，他在人们最需要信仰和归宿的时候，抨击了十八世纪的那些哲学家和百科全书派，从美学和社会学上平反了基督教，重新“树立起了哥特式教堂”，为人们提供了可以慰藉心灵的寄托。他对基督教的重振还引发了人们对中世纪的好奇与兴趣。梯也里、雨果、米什莱、梅里美等人在他的指引下，以一种既带有理性又充满激情的崇敬，去重温被遗忘了许久的中世纪文学和艺术作品。

夏多布里昂不仅重新开启了关闭的大自然，发明了现代的忧郁，还革新了批评界。夏多布里昂的文论和他的小说、传记一样，不仅仅是简单的文本，也是他进行自我展现、自我解释的舞台。由于文论相对的自由性，他那华美的文笔和不羁的文风在文论中得以最大限度的体现。无论是评论作品还是作家，都不会有模棱两可的暧昧态度。他在是非问题上立场鲜明，对他推崇和赞美的作品，他会不吝笔墨，大力渲染，对他要批评的文章，他则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使用最辛辣的文字和最具嘲讽性的笔调。但不管是褒是贬，他的论证都是气势磅礴，雄辩有力。他的文字使人读过后会不由自主地产生共鸣，即便是在他抨击伏尔泰和莎士比亚这样的大家时。夏多布里昂的文论也向来不会就事论事，他那渊博的学识使他在论述中可以谈古论今，纵横捭阖。谈论文学作品时，他喜欢将古希腊、罗马的文学界看成亘古不变的永恒参考。荷马、维吉尔的史诗，博絮

埃、卢梭的精致文字、缜密思想，在他看来是后世作家不可逾越的高度和必须承袭的传统。夏多布里昂同样也通晓历史，他谈论时事或者某种社会现象，总要以历史为鉴，将古今进行一番比较才得出结论。他的很多观点，也都要在历史探讨中加以阐明。夏多布里昂博闻强识，思路开阔，他的任何一篇文论除了要探讨的中心主题外，都会附带有几个随意性的小主题，这就使他的文章脉络每每繁杂而难于梳理，必须有丰富的历史、文学知识和清晰的分辨能力为底蕴，才可以理清夏多布里昂的思路，真正读懂他的评论文章。

夏多布里昂的游记写得很有特色，我们这次选译的《美洲游记》是其代表作。夏多布里昂的这部作品发表1827年，而它记叙的则是三十多年前他在美洲游历期间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当他初次踏上美洲大陆的那一时刻，“百感交加”，面对一个崭新的世界，想到的是它“最初的野蛮状态”，以及被哥伦布发现后在文明化的进程中所遭遇的一切，他“试图在这块天生荒僻的土地上有所发现”。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夏多布里昂对自然与文明、宗教与政治进行了思考，将对大自然的描写与精神的求索融为一体。他对美洲的山山水水、飞禽走兽、花鸟鱼虫都注入了自己真挚而热烈的感情，对美洲的风土人情，包括美洲人的语言、医药、战争、信仰都作了生动的描绘，展现了一个令文明人向往的世界。

在夏多布里昂的著作中，他的《墓外回忆录》无疑是一部“纪念碑”式的作品，他自己曾将之称作“我生活和时代之史诗”。他想借这部史诗般的作品，“将自己的经历溶入历史的框架”，让《墓外回忆录》这座“死神的神庙”，耸立在他“回忆的光辉之中”。《墓外回忆录》由四个部分组成，分别为《我的青年时代》、《我的文学生涯》、《政治生涯》和《第四种和最后



一种生涯》。法国文学史家皮埃尔·布吕奈尔指出，夏多布里昂“要把描绘‘自我’汇入到描绘一个变化的世界的广阔图景中，并抓住和永远确定深深怀念的往昔的景象”（见郑克鲁等译《十九世纪法国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1页）。他要复活历史，去“唤醒一个世界”，在历史的废墟和回忆的光辉中，兆示着一个新人的诞生。在这个意义上说，《墓外回忆录》赋予了夏多布里昂以不朽的生命。

#### 四

夏多布里昂是一位全才型人物，在他的人格上有着令人难以捉摸的特点。夏多布里昂从未隐瞒过他在人格上的多面性和在本性上的矛盾，在《基督教真谛》里，他就说过：“人从一种感情到另一种感情，从一种思想到另一种思想飘忽不定，他的爱情和见解一样难于捉摸，而他的见解也像爱情一样在他身上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来。”他一辈子爱过无数女子，这无疑体现出他不尽的欲望和多重的情感，然而，在他每个爱过的女子身上，都隐含有茜尔斐德的模样——这是他初恋的女子，他在贡堡的林荫道上遇见了她，就一辈子难以忘怀。从这个意义上说，夏多布里昂又是一个追求执著、感情真挚的人。

在夏多布里昂身上两重性是显而易见的，他既是文学家又是政治家，既倡导人道主义又迷恋严酷的心理分析。他曾将“解释”看成是自己写作的首要动机：“我写作主要是想让我意识到自己，我想在死之前回溯我那些美好的光阴，解释我那无法解释的心灵。”这句话说的虽然是《墓外回忆录》，但它也同样适用于《论革命》、《勒内》、《从巴黎到耶路撒冷纪行》及至《朗西传》。无论是小说、传记还是历史年鉴，其脉络都是在自